

手记

沂蒙风骨

陆令寿

春夏之交，我们老战友沂蒙寻根团，在导游的带领下，走进了常山庄，这是一片见山见水见乡愁的地方。

青石垒墙，草檐覆顶，小巷蜿蜒依山而建，没有刻意雕琢的匠气，只有六百年岁月沉淀下来的质朴厚重。一脚踏进这方村落，满眼都是沂蒙山村最本真的模样，山风裹着草木的清气，仿佛能拂去尘世喧嚣，也能瞬间牵起藏在心底的，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敬畏与向往。

站在这片被战火淬炼过的土地上，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印着军民同心的脚印。眼前的每一座石屋，都藏着“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赤诚。

攻城实景演出拉开序幕，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女文工团员，清脆的竹板声率先划破寂静，一段段红色往事顺着板声娓娓道来。板声落处，雄浑深情的歌声骤然响起：“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歌声穿过空旷的场地，撞在斑驳的仿古城墙上，也撞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底。观众们跟着一起和鸣，强大的气场瞬间把人拉回了那个风雨如晦却信仰如炬的年代。

实景战局步步收紧，敌人的狡猾超出想象。龟田大队长竟派汉奸骑着自行车、摇着白旗假意诈降，妄图混淆视听、突破防线，早被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一眼识破。沂州城下的攻坚战打得异常艰难，城池久攻不下，战士们顶着密集的炮火轮番冲锋，伤亡不断加剧，随身

那些山，似巨龙脊梁起伏，故称“龙脊”。

早在2000多年前，先民在龙脊上造田如天梯，又引山水，灌溉稻田，古老的生存智慧，成就了今天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龙脊梯田给旅行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起初，我总是选择金秋十月，在稻谷光彩夺目时上龙脊。成熟的稻穗，勾着头，挺着腰，谷粒金黄，颗颗饱满，闪着谷芒，俨然队伍庞大的思想者，以沉甸甸的收获和金灿灿的稻浪，汇聚成金色的能量场。置身其间，人天然地获得能量的补给，从铺天盖地的稻田风景中吮吸美的乳汁，并从意念深处剔除潜在的阴暗、晦涩、消极、颓唐、犹豫、虚伪、漂浮、罪恶之类的负能量。

梯田的曲线，无异于鬼斧神工的旋律，在锁着爱恋的眉目之间起伏跳跃。不论是平安社寨、黄洛瑶寨，还是金坑大寨，层层叠叠的稻田，从低处河谷向天际盘旋上升。梯田大小、长短、宽窄、高低不一，有的袖珍，一个斗笠盖去整块田；

又是仲夏七月，阳光映照，漾开一圈圈温润的金色。我站在时间的河岸，静静倾听，百余年前，南湖的水声在桨叶底下轻轻回荡。

那艘船从烟雨迷蒙中缓缓而来，舱里载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沉浮，也载着几粒微弱的星火。星火落入苍茫，渐渐燎原。我常想，船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在没有月色的深夜，他们拾起简陋的铁锤与镰刀，一下下，把心底的信念锻打出最初的光。

之后的路，是山间翠竹里响起的枪声，是万里跋涉中磨破的草鞋上凝结的血痕，是半条皮带也能嚼出活着的滋味。窑洞里灯火通宵未熄，一页页纸写满了长夜里的思虑；村头石磨旁，临行前的话语反



携带的弹药也即将耗尽，战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灼之中。就在这生死一线危难的时刻，一群身影义无反顾地从后方冲了上来，她们是沂蒙红嫂，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女性。

她们抬着厚重的门板，背着攒了许久的干粮，肩上扛着子弹箱，不顾枪林弹雨，朝着最前线飞奔而来。胜败危急关头，她们用瘦弱却坚定的身躯，为前线的战士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

终于，伴随着震天的喊杀声与炮火轰鸣，龟田被当场击毙，顽抗的敌军彻底溃败，厚重的沂州城门轰然大开。城门之下，尽是侵略者丢盔弃甲的狼狽模样，散落的钢盔、歪斜的重机枪、被炸毁的沙包工事、哑火残破的迫击炮身，狼藉一片，尽显侵略者穷途末路的颓态。看着眼前这大快人心的一幕，积压在心底的愤慨、激动与狂喜瞬间冲上头顶，我浑身血脉偾张，恨不能立刻攀上高高的城楼。

城里城外的百姓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嘹亮歌声响遍街巷，军民相拥、同庆胜利的场面，让在场所有人都心潮澎湃。跟着人群向前冲的那一刻，我已忘了自己的年龄，忘了岁月的痕迹，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眼眶不知不觉就被热泪打湿，心底翻涌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

我没有赶上那段烽火连天、浴血拼杀的抗战岁月，这一生，都为此心怀深深的遗憾。可我又何其幸运，安稳地站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安享着父辈先烈们用鲜血和性命，一寸一寸打下来、守下来的锦

踏游记

龙脊之上

李金兰

有的圆润，似人间月亮；有的像一生那么漫长崎岖，宽处三五米，窄处如女子的咫尺纤腰。沿着台阶步道，向最高处行走，蜿蜒曲折的田埂在不同高度的山脊梁上，起承转合，彼此平行又交织呼应，从而形成一个纵横捭阖、收放自如的梯田世界。极目四望，群山气势恢宏，梯田磅礴壮观，顺着山势的走向，可见九条山脉的脊梁，恰似九条长龙从天际俯身到金江河饮水，五个遍植稻谷的金色山头，好比守护水土的五只老虎，整个画面蓄积着龙腾虎跃的生命力量。

每年夏至，即将耕种的梯田呈现另一种韵味。水光倒映，水田成镜面，映着蓝天白云以及穿梭的飞鸟。田埂的深色线条与梯田的浅色

成长路上

青春的答案

李禹锦

复掂量，那份清醒从此刻进了骨头。一个多世纪的风雨过去，最重的那份牵挂，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看见：更换天地的日子，那一声宣告震落了旧时代的尘埃；大漠深处升起烟云时，民族的脊梁重新挺立；飞船一次次跃入星海，把属于这片土地的刻度留在苍穹；高铁穿过千山，深潜器沉入万米……我也看见：村庄里十八枚鲜红指印

绣江山。我身着戎装三十六载，把半生光阴都献给了军营，却终究不曾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与来犯之敌浴血搏杀、以命相拼。但我比谁都清楚，这世间从来没有永久的太平，没有硝烟的战场，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安享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关键是那些要打的桩、要吃的苦、要扛的难、要守的关，全都是我们的先辈咬牙扛过来了。从前是他们在枪林弹雨里以命护国，如今是我们在无声地坚守中以身许国，薪火相传，从未断过。

演出落幕，喧嚣散去，听专业讲解员细细讲述红嫂们真实的生平往事，那些藏在胜利背后的血泪与牺牲，才真正撕开了岁月的面纱，狠狠撞进心底。明德英、胡玉萍……这些平凡的沂蒙女子，大都都活到了九十岁以上，用漫长的一生，守着这片她们拼过命的土地。可最让人心头震颤、热泪翻涌的，是八十多年前抗日战争岁月里那段鲜少被人细说的沉重过往：为了让大部队顺利渡河突破重围，上百名红嫂自发聚拢过来，拆下家里仅有的门板，在寒冬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用肩膀扛起了一座座通往胜利的“人桥”。

冰冷的河水没过腰腹，浸透了单薄的衣衫，刺骨的寒意顺着肌肤钻到骨头里，她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松手。胸前是湍急的流水，肩上是沉重的门板，门板上是全副武装、奔赴战场的战士，她们咬着牙、绷着劲，硬生生稳住颤抖的身形，让整团的战士踏着她们的肩膀，顺利过河奔赴前线。可这场舍身相助的代价，是她们一辈

子都无法抚平的伤痛。长期浸泡在冰冷水里，绝大多数红嫂落下了严重的风湿骨病，关节变形、终身残疾，每逢阴雨天便剧痛难忍。更有无数正值青春的女子，因此落下终身不育的病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享天伦的机会。

站在这片浸满热血与深情的红土地上，我心中百感交集，久久无法平静。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用血肉与深情、牺牲与坚守筑起的铜墙铁壁，我们不胜，谁胜？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五千年风雨而不倒，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这一刻，我在这里找到了最真切、最厚重的答案。这份答案，不在史书的字里行间，而在红嫂们咬牙扛住门板的肩膀上，在百姓倾其所有支援前线的赤诚里，在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血脉相连中，在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家国为先、众志成城的民族魂里。

石板路上，石屋檐下，我看见一群穿着粗布衣裳、背着竹编斗笠的身影，她们眉眼间带着沂蒙女子特有的沉静与坚韧。她们不是当年硝烟里的明德英，却依然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用一场场实景演出，把沂蒙红嫂的故事一遍遍讲给后来人听。她们的眼神里，有对那段苦难历史的敬畏，有对先辈英雄的缅怀，更有对这片土地刻入骨髓的深情。当她们站在明德英的雕像前静默伫立，当她们在山岩上为英雄鼓掌助威，我分明看见，“最后一口粮做军粮”的赤诚，早已融进了沂蒙人的骨血里，代代相传，从未褪色。

人老了，泪点也跟着低了。可我深知，让我一次次红了眼眶、泪流满面的，从来不是年纪，而是这片土地上从未褪色的初心，是这群平凡女子在抗战岁月里超越生死的家国大义，是这份刻在军人骨子里、融在民族血脉里的家国情怀。

线，梯田的美更是一种入木三分的原乡体验。山民插田，正值雨季。龙脊云山雾海，梯田人家在云端上若隐若现，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停雨时，洁白无暇且变幻莫测的云雾，在天地间忽聚忽散，让我联想到卷起千堆雪的海浪，起伏的梯田与神奇的海岸线何其相似，这是别出心裁的山海唱和，形成了惟妙惟肖的蛟龙出海阵势。

今年端午节，我在龙脊一次次被云海翻涌吸引。“人生行云流水，处世运瓮搬柴。”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的两句诗浮现脑海。我终于明白，世人千里迢迢奔赴龙脊，或许是源于龙脊的境界，呼应着每个人内心里渐行渐远却又无限切近的故乡。人在龙脊，你会看到行云流水，可以身在青山，心在大海。但朝朝暮暮的耕耘生活，无日不似运瓮搬柴，你运的瓮装着水、装着酒、装着谷米，装着轻松愉悦，也装着艰难沉重，你小心翼翼，屏息静气，因为你负责运载的瓮不可以破，不可以碎，不可以泼洒，你搬的柴，意味着火焰与温暖，断不得，熄不得，灭不得。

汇入远方的海。那句“有我”的诺言，不必喊出声来，它已在血脉里日夜奔流。那份“前行”的执念，也不需时时提起，它要用一生的脚印去兑现。实验室里的灯火亮到深夜，支教课堂上的书声翻过山梁。运动场上的汗珠砸进跑道，志愿服务中的笑意递到陌生人掌心。青春的回答，从来不是豪言，而是一笔一画，写在田埂上、车间里、病床前、讲台边，融进时代的炉火，持续地暖。

今夜，我们以诗为礼，以年轻的名义，回望那条绵延百年的航程。愿那艘最初出发的船，始终朝着开阔的水域；愿这片土地，永远安详而丰饶；愿每一个生命，都能在潮起潮落间，听见自己出发时的回声。

短章

银滩之银（外一章）

马昌华

走过童谣巷

“公鸡仔，尾婆婆，三岁娃行会唱歌，不是爷娘来教我，自己聪明没奈何。”这是从童谣巷里信手拈来的。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童谣是世界上最纯真美妙的歌声。

桂海诗潮

光华铺

（外一首）

皇 泯

风继续吹——
来到开闢地，风景
变得稀疏，水田在低处
曾经抵达高地的人，知道战壕边缘
沈迷清停驻的位置

杜鹃红在雨后格外醒目
仿佛泥土中渗出旧年血迹
站在这里，不再需要讲解
风从湘江吹过水田的声音
就是最好的讲解

往前是湘江
当年涉水者
脚底扎满荆棘。此刻他们
歌在陵园里，石碑上两行字
两个人，两条水路
在同一天走到尽头

杜中美接过往远眺
也接过射击孔扑来的气浪
前人倒下的位置
会迅速长出新的地平线

光华铺用同一种姿势接连吞没两人
而江水不停
我数对岸新立的建筑——
江面很静，静得不似
曾驮起过那么多脊背
水田倒映所有消逝的姿态

没有遗址能被彻底还原
他们清楚这点
所以留在土里，继续
做这平原的斜坡
风填满每个散兵坑
又吹出去，把草籽送往五月

我在战壕边沿站得太久
直到脚底传来响动——
是草根，还是某具骨骼
翻了个身，记不清了
后来者，纷纷在
我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

折骨为旗

是步枪列成碑的时辰了
三支枪口递向天空
星芒封存在铁里

灯低垂，把影子压进展墙
照片背后有呼吸游移
指骨轻叩
不肯翻动的沙盘
湘江停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天

陈树湘的名字
静静立在聚光凹陷处
青石映出二十九岁的反光
我不能长久注视
那抵住颌骨的光线

断了
比受伤更深深地折断
不是子弹，不是刀刃
而是自己的躯体
从自己的伤口内
扯出余温
血浸的旗在肠上
打了个解不开的结

后来者走在变亮的坡道
三支步枪钉在我们的仰望中
碑不说话
只是把阴影托成
下一个春天

致敬韦拔群

贺卫国

走进您的纪念馆
凝视那张发黄的黑白画像
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喊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
听着解说，我的眼前顿时浮现
一帧帧追求真理奋不顾身的影像

为了探寻复兴华夏的良方
您离家求学，上贵州讨索护国
您走进讲武堂，加入黔军
仅收获一次又一次迷惘与失望
十月革命炮响，五四运动爆发
您终于明白，欲除尽一切污垢
必须让黑暗丑陋的世界改弦更张

倾情投入，满怀希望和担当
您紧随孙中山先生的步伐
从上海到广州到武汉再到南宁
也未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曙光
您不求高官厚禄，扛着责任与理想
只身返回生您养您的故乡

衣不蔽体，从未填饱饥肠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真苦啊
您看着那些场景，脸庞红得发烫
果断竖起“打破不平”的旗帜
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
反苛捐杂税，三打东兰县城
想让劳苦大众拥有自己的太阳

为了救广西、救中国，打倒列强
让红色火种在辽阔的土地生根
您走东家串西家，宣扬革命思想
您义无反顾，多次变卖值钱家当
精心培养一批又一批农运骨干
前赴后继，奔向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战火中，您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痛击反动派，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身为英勇善战的骁将
您顾全大局，留守右江根据地
您坚贞不屈，多次粉碎敌人妄想
凶残无比的刽子手，挥舞屠刀
先后劈向您十多位亲人的胸膛

为了最终胜利，您用生命铸就号角
为了驱除雾霾，您用鲜血绘就太阳
您被可耻的叛徒杀害，可您的英魂
宛若明灯，指引着前面的方向
“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
近百年过去，您的铮铮誓言
仍然在八桂大地飘荡，铿锵回响



的冰凉，留不住悲喜的痕迹。

童谣让我们领悟了这个世界的天真无邪，让我们感知了这个世界的浪漫诙谐，让我们体验了这个世界的纯朴善良，让我们识透了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让我们阅尽了这个世界的世俗风情。

因为童谣，童年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童年的记忆变得弥足珍贵。

“点子窝窝，牛屎巴锅，黄牛吃草，水牛过河……”

循着哪呀的童谣，就能寻到乡愁的根脉。走过曲折的童谣巷，仿佛走向穿着钉鞋的童年，“踢踢囊囊”，快乐无忧。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童谣：“麻雀仔，唧唧唧，讨个婆娘十二岁——”稚气的童音飘荡在小巷的深处，余韵渺渺经久不散，那才是随时都可唤醒灵魂乡愁啊。

没有童谣的巷子，只会刮着冷漠的风雨，任岁月无情地剥蚀，识不得世态